

北遊鴻雪記

庸伯

(一)北遊之動機 三弟書香，自民八從戎直省，曾預直皖直奉兩戰役。以軍事倥傯，未遑返梓，予兄弟因闊別四年餘。春暮，即函予赴直一晤，予以教務羈身，弗克成行。泊客冬梓里遭匪，予家廬宅，悉化灰燼，予乃決心遷居鄂垣。以萱堂之現就養，書香所也，且交通便利，故予北遊之機遂動。

(二)旅行前之準備 北遊之機雖動，然此番旅行，經越四省，爲程計三千里，有奇。旅費固需籌畫，而迢迢長途，飲食起居，又非得壹善於伺應者，弗克躬享。雖然，若自備僕姬，微論不堪驅策，且亦太不經濟。用函書香，選派一幹練護兵，持護照來。抵京，乘津浦兩路，軍人乘車，例不購票也。迨護兵抵鄂，整理行具訖，因訂夏歷二月六日首途。

(三)輪舶渡漢 當渡漢時，疾風甚雨，暴浪狂濤，雖在輪舶，猶駭心目。乃見扁舟數葉，出沒江間，似不知何爲危險者。時則予更西望晴川閣，東顧黃鶴樓，觀其對峙隔岸，似兩巨人，又似脈脈含情，向予拱送，予不禁（圖）折致謝，且告暫別焉。抵車站時，口占一絕云：

『嗚嗚汽遠足魂銷，無限離情去漢皋。莫道無聊揮別淚，天公也自雨瀟瀟。』

(四)乘京漢車 予既購票登車，是日以風雨故，乘者極稀，由護兵展衾兩座上而臥之。迨車輪展動，而車員驗票者至，其於一般乘客，則發一種似呼叱之聲曰：『票，『票，』而對軍人又復轉爲柔和口氣曰：『買票未？』向那裏去？』軍人輩或答，或否，彼亦弗敢深究也。過漢口，乃有陸軍稽查數輩來，待余之護兵，示以護照，無言去。一兵僅有退伍假條，

稽查認爲既失軍人資格，不應享無票乘車之權利，囑其至前站下。一兵并假條也無，稽查遂用嚴厲手段，剝其軍服，且逐下車。該兵哀懇至於屈膝，而終歸無效。噫！是真無軍人資格者，宜其受侮辱也。憶予疇在梓里，惟見兵侮人，未見人侮兵，由是耳濡目染，雖予曾嘗軍界滋味者，見兵亦退避三舍，兵之威亦巨矣！該兵竟卑怯如此，寧不奇哉？或曰：『兵只敢侮民，今稽查亦兵，且爲兵之強者，故不敢侮，而反受其侮。』然稽查何不侮侍予之護兵？或又曰：『該兵無假條，必久脫尺籍者，脫籍之兵，仍一民耳；稽查侮彼，非侮兵，直侮民也；若侍君之護兵，現既儼然爲兵，宜其不致見侮也。』由此論之，誰又能否認兵之威不巨乎？

(五) 武勝關之隧道 關爲鄂豫天然之界，重山疊嶂，形勢雄偉，敷設鐵軌之始，由比人鑿洞以通，洞長二三里，爲我國近代鉅工之一。車行其中，電炬悉明，故無黑闇之苦；然二十年前，予曾一經，時尚未有電燈，故覺異常黑闇，予因戲比之爲中國之官場。今捨黑闇而就光明，其愉快可

知！但一回視我國之官場，益趨黑闇，求如該隧道猶有光明之日，未知何年？則能不令人生無限之感喟乎！黃河南岸，亦有隧道一，較此則未免藐乎小矣！

(六) 黃河之鐵橋 『黃河之水天上來』見於唐詩，其浩淼汪洋可知。今乃架橋通車，不亦異乎？車行其上，亦復徐徐，予因得細察橋之構造及孔數，該橋全部皆鐵，極爲堅牢，經河水念數年之沖激，毫不搖動；有孔一百零四，可通巨舟，然自上下視，似高不及兩尋。但據知者言：實不止也。兩孔距離至少十丈，則其長度，當在千丈左右，以我國里程計，則約六里稍弱，誠爲我國近代鉅工之首屈一指者也！但現時河流極緩，水量最深處，亦不過丈餘，較諸長江，淺狹多多，未免名不副實；然據知者又言：現當冬春水涸，故而淺狹，若屆夏秋水漲，則又當極澎湃奔騰之大觀。故非名不副實，實時有以限之耳。嗚呼！以無機之水，且不免隨時爲屈伸，况予儕具有情識之人乎哉？又黃河當泛濫時，常潰決數省之隄防，而凡高屋茂樹，人畜田禾，莫不

被其漂沒崩折以去。累經歷代治理，迄不能永慶安瀾，無他，多係採用鯀之堽法，而不遵行禹之導法也。西人目爲中國之禍水，誠確評哉！雖然，國家正苦兵多，屢求一消納之法而未涸，據予意直魯豫三省流域，亦不過二千里餘，誠能集兵十萬，分段疏濬，有不一月告竣者乎？惜乎當局者未暇計及此也。

(七) 人民之穴居 黃河南岸，有黃土高二三十丈，質極黏結，該地人民鑿穴以居，內容亦分堂室庖廡，上開小窗，以透光氣；夏清冬溫，於衛生尙宜。予因之想見上古樸野景象。爰笑謂同車人曰：『今世界各大都會，住民多感賃金高昂之苦，倘獲此而居，宜其可以免矣。』杜詩云：『願得廣廈千萬間，庇使天下寒士盡歡顏。』奈爲仁不富，予少雖抱此種願望，迄今未克償；故時引以爲憾。今視茲，又憾天下之不悉有壘壘之黃土也！

(八) 洪憲帝之陵寢 彰德車站東首，林木鬱鬱中，有巨墳一，享殿配廡，極爲閎麗，或云：『此八十九日洪憲皇帝

之陵寢也。』予略之不禁重有感焉！夫袁世凱承累葉之勳閥，負蓋代之才略，而爲大中華民國之第一任之總統，揮其鐵腕，平戢內訌，國人嗚嗚，胥望其能俾我國雄飛於國際團體之間，而與列強并駕；詎意其不思比肩美之華氏，而欲步武法之拿破崙，受羣小之慫恿，僉王之煽蔽；遂於民五，帝制自爲矣。嗣以蔡松坡興護國軍於滇池，輿論既表同情，豎討袁之幟者復四起；而天奪其魄，袁氏竟鬱憤以歿！嗚呼！未能流芳，適堪貽臭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予不能爲袁氏惜哉！雖然，袁氏猶有統一中國之魄力，而今人且無之，故國事棼擾，民生凋弊，迄今猶有甚焉。此又令予不得不追思袁氏也。車停僅十分，予故未能一弔其墓，第默誦蘇子瞻『一世之雄，而今安在』之語，則覺權利之心都泯；更安得今之當道，皆引袁氏爲前車耶？

(九) 革命巨子吳祿貞之豐碑 祿貞字綬卿，吾鄂雲夢人，素權奇自喜，精於兵家言。清末爲東省副都統，值日人佔我間島，據理與爭，卒獲挽回。尋充陸軍第六鎮統制，暗

主革命殊力；武昌首義，清廷甚其響應，授以督撫，陰令人刺之於石家莊，而革命巨子，遂弱一個！說者謂吳之才勇，頗爲袁氏所憐，脫吳而不早死，則袁氏何敢萌其盜國野心？吳之遇刺，關係豈淺渺哉？余今車過石莊，觀茲豐碑屹立，猶深想見其英姿颯爽也！

(十)北京西便門外之駱駝 余此番路經北京，以急於換車赴津故，未克小停。所目擊者，僅西便門外之駱駝成隊，爲異於南方耳。查駱駝能任重致遠，尤能忍饑渴至三五日，故行旅沙漠者恆用之；且性極馴，雖十餘之駝，一童子牽率，亦能如意。嗟乎！此真我國種性之代表哉！夫我國地表人衆，非猶駝之龐然其體乎？國人忍勞耐苦，非猶駝之任重致遠，善忍饑渴乎？國人酷愛平和，苟且退讓，非猶駝之性馴而甘羈率乎？特是弱肉強食，天演公例，余深恐國人將如駝之筋疲力竭，徒供彼哲種之宰割耳，吞啖耳。

(十一)京漢路附近之勝蹟 京漢路長二千四百里，附

近勝蹟極夥，茲擇其特著而有歷史上之價值者記之。如定州站東，有漢中山靖王墓，高二丈餘，清州牧寶琳曾勒石爲紀。唐劉禹錫之陋室，亦在州南三里莊。正定府站，附近有河曰滹沱，即漢光武帝所謂「倉卒滹沱麥飯」是也。高邑縣站，有二君祠，祀戰國時趙平原魏信陵二君，而以毛薛二公配祀。邯鄲縣站，縣城內有叢台，爲趙武靈王所築，漢光武拔邯鄲，置酒高會，與馬武登叢台，即此。壁間石刻有一詩云：「千年此地尋遺事，猶對西風上古台。台下王孫招不起，枕中仙夢幾時回。風吹楊柳鶉栖定，月照籬蘿猿嘯哀。歌舞銷沈何足惜，咸陽宮闕亦成灰。」呂仙祠，世傳爲盧生借枕，四十年繁華夢醒，而黃粱未熟，因而悟道處。湯陰縣，縣即商之羑里，爲紂囚西伯處，前有文王廟，岳忠武廟在縣城內，廟前跪五鐵像，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王離兒是也。有一聯云：「蓬頭垢面跪塔前，想想當年宰相，端冕垂旒臨座上，看看今日將軍。」廟中有岳王自書出師表，鐫石於階之兩旁。衛輝府站，有殷比干墓，墓

碑相傳爲孔子手書。此外有孔子擊磬處，明周思宸爲建餘韻亭。鄭州站，城內子產祠，坊顏曰：『古之遺愛』。許州站，城內神勇廟，額曰：『大節凜然』。爲三國關公秉燭達旦，侍甘糜二夫人處，相傳一宅分兩院，卽此；有公辭曹操書勒石。鄆城縣，卽春秋台陵地，子路問津，長沮桀溺於此。又有孔子思歸碑，高數丈，清人孟覺建亭以護之，額曰：『過化存神』。孝感縣，木蘭山有廟祀木蘭，卽樂府所載，女子男裝，代父從征者也。復有漢孝子董永故里，永於東漢末，備耕養父，父歿，貧富人金作葬費，許以身爲奴，嗣遇奇女代織絹三百匹，以償富人，後世欽其孝，爲之立碑，縣得名以此。

(十二) 天津之風習 予抵津之頃，見有舉行葬儀者，新舊雜糅，堪發一噱。如柩前騎士則翎頂繡靴，仍是滿代醜態；來賓則襟花臂紗，又屬效法歐美；而旌纛傘扇，樂隊前驅，亭爐齋壇，僧衆後逐；更後素車白馬中，悉乘嚶嚶啜泣之女眷，其他花圈花圈，紙物紙人，亦復應有盡有。總之，富

麗熱鬧而已！夫一棺附身，萬事都已；葬儀繁麗，死者奚知？然則勞衆傷財，亦徒炫耀生人，此孔子所以云死欲其速朽也。至其繁華，彷彿漢口，劇園書館而外，更有所謂鬪子館者，余往遊焉。台上一女伶，左板右鼓，應三弦而歌，清脆之音，亦復悅耳；惟以人聲淆雜，余聆之誠莫名其何曲。考李白詩：『江城五月落梅花』。昔人謂落韻鬪，而江湖乞兒唱蓮花落者，落亦鬪音；是則此鬪子館者，或當爲蓮花落館也。轉入昇平舞台，該台男女合演，時台上方演『探母』，余見之心怦怦然，欲急赴吳川矣。蓋余不見母者近半載，母現寓吳川，更費半日程，卽得見之，余又安可流連津沽而不急圖趨赴也乎？遂決乘晚車以往。

(十三) 五百里距離之迷藏戲 當書香派護兵赴鄂時，卽命傳言予至津，德元棧相晤，且有所接洽也。而余行前二日，亦曾函告書香行期，詎余因受戲劇感動，不及待，遂匆匆探母於吳川。及余至吳川見母後，乃知書香於先一日接予函而赴津，計予車啓行時，而書香車恰到，相差

僅一點鐘也。然此誤則郵局實尸其咎，因其苟不延滯予函，當不致此。予母恐書香在津候子躁急也，復命予乘車返津，迨至楊柳青與南下車相值，予疑書香即在彼車也，因囑護兵往覓，予且語以若此番仍錯過者，予弟兄至少更當晚會兩日；及護兵歸云未見，而予車乃啓行矣。仍至德元棧，該棧主見即云：『君去後，令弟即至，聞君已赴吳川，復乘今晚車還歸。』相差又僅一點鐘也。而此誤則護兵實尸其咎，因其不遵予囑，疏忽債事也。昔人云：『差以毫厘，謬以千里。』信哉！於是予乃獨居津棧，而命護兵歸見書香取進止。晚間護兵返報，謂奉書香命，請予更返吳川，圖敘首。吁！此何異幼時弟兄捉迷藏之戲也？特距離爲五百里遠耳。

(十四) 大沽礮台遺址之荒涼 余二次抵津時，因思大沽爲我國海疆重鎮。今礮台雖迫於辛丑條約而毀除，然亦不可不一往觀焉。晨起，攜護兵附京奉車至塘沽，途間遊眸窗外，見夫晒鹽如阜，此足徵地之鄰海也。下車後，偃

舟十餘里抵大沽登陸，迄未觀所謂礮台，舟子因指點云：『卽此數處荒邱者非歟？』噫！硝雲亂起，彈雨橫飛，殺人如草不聞聲，斷送幾多健兒身手者，非此地也耶？又詎意昔年龍爭虎鬥之場，今竟一片荒涼，莽可隱人矣！慨中原之多故，雪國恥，今何年？四顧茫茫，予誠不自覺其熱淚之潸潸！

(十五) 濟南之佳山水 吳川住一星期後，乃乘津浦路車赴濟南。該路之黃河鐵橋，距濟南僅十餘里，河狹故橋較京漢路之橋短。然特堅牢，車軌兩側，且有人行徑。抵濟南後，由丁君覺非之介紹，寓寬厚所街之同善社。翌晨，偕丁君擬登千佛山，於南關邂逅世所稱爲神童江希張之父壽峯君，承其邀至所辦萬國道德籌備會內，當贈余書報數份，予遂口占一絕，書於神童所著息戰篇後。其詞曰：『西方物質太文明，世界因之苦戰爭。喝破萬能科學夢，還憑宗教救羣生。』是亦不意之奇遭也。千佛山距城約四里，本名歷山，相傳卽舜耕處，上有古刹，松柏蔥鬱，景極

清幽！俯視省城，歷歷在目。北望黃河，蜿蜒如帶，誠勝地也！下山，驅車至西關趵突泉，泉爲濼水之源。趙孟頫有詩云：

『濼水之源天下無。平地湧出白玉壺。』泉有三孔，皆上

突尺餘，噴溢如珠，聲猶沸鼎，石疊方池，水極清冽，荇藻紛披，遊鱗可數。北爲呂仙廟，南有四面亭，聯額極夥，記其最

佳之聯云：『空洞洞天，作非非想；活潑潑地，故源源來。』

又一聯云：『笙有鶴音，劍多龍氣；泉如鯨吐，亭作虹垂。』

予儕因品茗亭中，以觀趵突泉。且紀之以詩云：『汨汨滔滔

晝夜來。泉如趵突亦奇哉。池亭茗飲煩襟滌。無怪名賢樂

水隈。』復驅車遊公園及圖書館，館之面積小於園，而曲

折幽雅勝之！中有海嶽樓，宏雅閣，碧琳琅館，明漪舫諸勝，

假山數處，上建浩然亭，影爽台，用以眺遠，更有金絲樹，儲

藏歷代碑石，開碑石龕多爲日人購去，經濟南學界交涉

贖回，是亦保存國粹之一佳話也。館外卽大明湖，面積數

十頃，徧植菖蒲蓮莖之屬，惜余儕來非夏季，不及一覽一

碧接天，千紅映日之勝概也。歷下亭在湖中央，門首有何

子貞書聯云：『海右此亭古，濟南名士多。』又有鐵保題

聯云：『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』亭周翠柳數

十株，迎風而舞，予因吟七絕一首云：『買棹借遊歷下亭。

依依碧柳似逢迎。湖光倒映遙岑影。說是齊煙九點青。』

此外猶有張公鐵公等祠，黑虎珍珠等泉，均稱名勝。以風

鉅且時促，遊賞之願，只有俟諸異日更酬耳！

（十一）曲阜之聖蹟 余素慕曲阜爲聖賢生長釣遊之

鄉。宗風國粹，輝映千古。今余遊履，竟履斯所，其精神之愉

快何如耶？車站距城十八里，僱驟車代步，涉泗水後，卽望

見至聖林垣，入延恩門（卽北門）寓鴻陞店。翌晨詣至

聖廟，廟爲闕里故宅，規模闊遠，堂宇深邃。衍聖公府居其

左，自毓粹門入（卽東華門）有閣曰奎文，爲藏書處；閣

後兩側，有歷代碑亭十三座，碑皆高二丈左右，下承最屬

儼如巨榻，碑文不暇讀，亦不能讀；閣前爲三門曰同文，二

門爲大中門，宋仁宗御筆也。頭門爲金聲玉振坊，門更前

卽曲阜城南門，內額曰仰聖，外額曰萬仞宮牆；閣後爲大

成門，有聯云：「先覺先知，爲萬古倫常立極；至誠至聖，與兩間功化同流。」門後有至聖手植檜，二千年來，屢枯屢生，近則僅餘榦二三尺許，籠以玻罩，恐未能更發榮滋生長矣；然而亦珍物也！次杏壇，卽至聖講道之遺址，壇如亭，環植以杏，中懸古鐘二具，余儕因卽石欄小憩焉。又進爲大成殿，共九間，覆黃琉璃瓦，簷下設梁，前承盤龍石柱十，正殿設至聖孔子像，袞冕黼黻，如古王者，四配十二哲，分侍兩旁；至是不覺肅然起敬，因與遊侶共行叩拜古禮；而無識遊人，見之莞爾；余曰：「余儕此舉，迥非迷信，實不過欽崇我至聖之人格耳！爾輩乃笑，足徵性爲習汨，若不力圖自新，恐將並此叩拜至聖之資格且失之也矣！」案供景泰藍銅尊五座，曰：太尊，犧尊，禮尊，象尊，山尊，並有楹聯云：「德冠生民，湖地闢天開，成尊首出；道隆羣聖，統金聲玉振，共仰大成。」兩廡各五十間，祀先賢先儒，崇聖祠在大成殿東，有孔子故井，井西爲魯壁，其處有金絲室，藏歷代樂器，前爲詩禮堂，庭中有漢柏，唐槐，宋銀杏，啟聖祠在大

成殿西；又大成殿後爲寢殿，爲聖蹟殿，古碑刻甚多，禁掃。予紀以詩云：「遠道來參至聖宮，堂皇氣象甲寰中。杏壇雅化今私淑，愧未如軻紹德風。」午後詣復聖廟，門外立大坊，東曰卓冠賢科，西曰優入聖域；內有陋巷井亭，碑井極古；正殿設復聖像，殿右有白虎皮松二株，極天矯攫擎之勢，亦千年上物也！階下有顏樂亭，相傳顏子嘗鼓琴於此；又有退省亭，清乾隆御製詩碑在焉。覽畢，更步出城東南門，渡沂水橋，二里許登舞雩台，台高二丈，上植老柏七株，明碑二，一鐫「鳳翔千仞」，一鐫「聖賢樂趣」；旁有「聖賢樂趣，不在山水之間」等語；余笑謂遊侶曰：「惜乎！時非暮春，余儕僅能風乎雩，未能浴乎沂；然余儕歸城時，可不詠歌，以擬點也！自得其樂之樂乎？」僉曰：善；於是遂共歌泌水洋洋之章；翌日爲夏歷清明節，故例衍聖公當赴至聖林祭掃祖墓，晨餐畢，偕遊侶出北城門，通衢左右，百貨競陳，踏青士女，甚囂塵上；衢盡則夾道松柏，上翳天日，予于其中，第覺涼風謾謾，使人之塵慮都消，南爲神

道碑，次爲萬古長春坊，左右各有碑亭，次爲至聖林坊，東西列垣如翼，周約四十餘里，坊外有村，或曰卽孔里也。其北爲至聖林樓門，門內東爲宋眞宗登路，西爲洙水橋，橋北爲享殿門，左爲思堂，堂北爲享殿，甬道中置一石鼎，旁列兩翁仲，左執笏，右按劍，氣概清古！嗟乎！之二石人者，幸托蔭於聖林，兩雙冷眼，不知閱過人間多少興亡成敗矣！此外并有玄豹二，角端二，華表二，殿後亭碑三座，其二宋眞宗清高宗駐蹕處，其一貯子貢手植楷之碑記，楷高丈餘，已槁無枝葉，稍西爲至聖墓，有碑篆文金字曰：『大成至聖文宣王墓』，馬鬣長封，佳城永固，其大殆不亞歆許，前偏左爲子思墓，碑文曰：『述聖沂國公墓』，右爲伯魚墓，碑文曰：『洵水侯墓』，或疑聖人爲人倫之至，胡竟左子而右父，知者云：是卽所爲攜子抱孫式也，西側有子貢

廬墓處，且有碑，凡聖裔歿，均葬林內，故極目四望，墳壘疊疊，若有婦人相謂云：『究竟孔姓好，否則誰家墓院，能如此巨麗！千百年來，族葬一所，天倫樂聚，靈魂亦得永享矣！』是言雖俚，亦頗耐人咀嚼也！嗣聞衍聖公年稚，未克躬來，擬派人代祭云云，因念『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』之語，則子殊不欲觀之矣。出時見道周有碑，敘壽州孫君傳標捐銀二萬元，修葺聖林中殿亭事。予慨然謂遊侶曰：『孔子者，非孔姓之孔子，實我國共有之孔子也。蓋孔子之道，如春風時雨，凡我國人，誰不涵泳優遊其中，則修葺之責，均當負荷，孫君此舉，可謂佳甚，且余儕他日而不富貴，予儕他日而苟富貴，斷不能任孫君專美於前。』歸途口占一絕云：『松蒼柏翠氣森森，瓣心香謁聖林。萬古巍巍夫子墓，從知教澤足長春。』

（未完）

